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三十二回 黃天化潼關會父

黃天化借土遁，倏爾來至潼關，落下塵埃，時方五更。只見一族人馬圍遶，一盞燈高挑空中，又聽得悲悲切切哭泣之聲。天化走至一簇人前，黑影內有人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，來此探聽軍情？」天化答曰：「貧道乃青峰山紫陽洞鍊氣士是也；知你大王有難，特來相救。快去通報。」家將聞言，報知二爺。

黃飛彪出來迎請，一見舉止色相，恍如飛虎。飛彪忙請裏面相見。那道童進得營中，與眾將相見畢，飛彪問曰：「道者此來，若救得家兄，實是再生父母！」

道童曰：「黃大王在那裏？」飛彪引道童來看。走至後營，見飛虎臥在氈毯上，以面朝天，形如白紙，閉目無言。

黃天化看見臉黃，暗暗歎曰：「父親！你名在何方？利在何處？身居王位，一品當朝，為甚來由，這等狼狽！」

天化見還有一個睡在傍邊，天化問曰：「那一位是誰？」

飛彪曰：「是吾結義兄弟，也被陳桐飛標打死的。」

天化命：「澗下取水來。」不一時，水到。

天化在花籃中取出仙藥，用水研開，把劍撬開上下牙關，灌入口內，送入中黃。走三關，透四肢，須臾轉八萬四千毛竅，又用藥搽在傷眼上。

有一個時辰，只見黃飛虎大叫一聲：「疼殺吾也！」睜開雙目，只見一個道童坐在草茵之上。飛虎曰：「莫非冥中相會？如何有此仙童？」

飛彪曰：「若非道者，長兄不能回生。」

飛虎聽罷，隨起身拜謝曰：「飛虎何幸，今得道長憐憫，垂救回生！」

黃天化垂淚，跪在地上曰：「父親，吾非別人，是你三歲在後花園不見的黃天化。」

飛虎與眾人聽罷，驚訝曰：「原來是天化孩兒前來救我！不覺又是十有三年。」飛虎問天化曰：「我兒，你在那座名山學道？」

天化泣而言曰：「孩兒在青峰山紫陽洞；吾師是清虛道德真君，見孩兒有出家之分，把我帶上高山，不覺十有三載。今見三個兄弟，又見二位叔叔，」

周紀也救得返本還元，一家相聚。

天化前後一看，卻不見母親賈氏。天化元是聖神，性如烈火，一時面發通紅，向前對飛虎曰：「父親，你好狠心！」把牙一咬。

飛虎曰：「我兒，今日相逢，何故突發此言？」

天化曰：「父親既反朝歌，兄弟卻都帶來，獨不見吾母親，何也？他是女流，倘被朝廷拿問，露面拋頭，武成王體面何在？」

飛虎聞說，頓足淚流，哭曰：「我兒言之痛心！我父親為何事而反？為你母親元旦朝賀蘇后，因君欺臣妻，你母親誓守貞潔，辱君自墜摘星樓而死。你姑姑為你母親直諫，被紂王摔下樓來，跌得粉骨碎身，俱死非命。今苦不勝言。」

天化聽罷，大叫一聲，氣死在地。慌壞眾人，急救甦醒時，天化滿眼垂淚，哭得如醉如痴，大叫曰：「父親！孩兒也不去青峰山上學道，且殺到朝歌，為母親報讎！」

忽報：「陳桐在外請戰。」飛虎聽報，面如土色。

天化見父慌張，忙止淚答曰：「父親出去，有孩兒在此，不妨。」

飛虎只得上了五色神牛，金裝鎧甲，出得營來，叫曰：「陳桐，還吾夜來一標之讎！」

陳桐見飛虎宛然無恙，心下大疑，又不敢問，只得大叫曰：「反臣慢來！」

飛虎曰：「匹夫！一你將標打我，豈知天下不絕吾！」縱牛搖鎗，直取陳桐。

陳桐將戰急架相還。二騎相交，大戰十五回合。陳桐撥馬便走。飛虎不趕。

天化叫曰：「父親，趕這匹夫！有兒在此，何懼之有！」飛虎只得趕將下來。陳桐見飛虎追趕，發標打來。天化暗將花籃對著火龍標，那標盡投花籃內收將去了。陳桐見收了火龍標，大怒，勒回馬復來戰飛虎。

後一大叫曰：「陳桐匹夫！我來了！」

陳桐見一道童助戰：「呀！原來是你收我神標，破吾道術，怎肯干休！」縱馬搖戟，來挑天化。

天化忙將背上寶劍執在手中，照陳桐只一指。只見劍尖上一道星光，有盞口大小，飛至陳桐面上，陳桐首級已落於馬下。

天化此劍，乃清虛道德真君鎮山之寶，名曰：「莫邪寶劍。」光華閃出，人頭即落，故陳桐逢此劍自絕。陳桐已死，黃明、周紀眾將吶喊一聲，斬拴落鎖，殺散軍兵，出了潼關。

黃天化辭父歸山，拜曰：「父親同兄弟慢行，前途保重！」

飛虎曰：「我兒，你為何不與我同行？」

天化曰：「師命不敢有違。」必欲回山。

飛虎不忍別子，歎曰：「相逢何太遲，別離須恁早！此一別何時再會？」

天化曰：「不久往西岐相會。」父子兄弟灑淚而別。

黃家父子離了潼關八十餘里，行至穿雲關不遠。

穿雲關守將乃陳桐的兄陳梧守把。敗軍先已報知，陳梧聽得飛虎殺了兄弟，急得三尸神暴躁，七竅內生煙，欲點鼓聚將發兵，為弟報讎。

內班中一人言曰：「主將不可造次。黃飛虎乃勇貫三軍，周紀等乃熊羆之將，寡不敵眾，弱不拒強，二爺勇猛，況已枉死，以愚意觀之，當以智擒。若要力戰，恐不能取勝，尚有不測。」

陳梧聽偏將賀申之言，乃曰：「賀將軍言雖有理，計將安出？」

賀申曰：「須得……如此如此。不用張弓隻箭，可絕黃氏一門也。」

陳梧大喜，依計而行。傳令：「如黃飛虎到關，須當速報。」

不一時，有探事馬報到：「黃家人馬來了！」

陳梧傳令：「掌金鼓，眾將上馬，迎接武成王黃爺。」

只見飛虎在坐騎上，見陳梧領眾將身不披甲，手不執戈迎來，馬上欠身，口稱：「大王。」

飛虎亦欠身言曰：「難臣黃飛虎，罪犯朝廷，被厄出關，今蒙將軍以客禮相待，感德如山！昨又為令弟所阻，故有殺傷，將軍若念飛虎受屈，此一去倘有得地，決不敢有忘大恩也。」

陳梧在馬上答曰：「陳梧知大王數世忠良，赤心報國，今乃是君負於臣，何罪之有。吾弟陳桐，不知分量，抗拒行車，不識天時，禮當誅戮。末將令設有一飯，請大王暫停鸞輿，少納來將虔意，則陳梧不勝幸甚。」

黃明馬上歎曰：「一母之子，有賢愚之分；一樹之果，有酸甜之別。似這等觀之，陳將軍勝其弟多矣！」

黃家眾將聽得黃明之言，一齊下馬。陳梧亦下馬，請黃大王入帥府。

眾人相謙，至殿行禮，依次序坐。陳梧傳令：「擺上飯來。」

飛虎謝曰：「難臣蒙將軍盛賜，何以克當！此恩此德，不知何日能報萬一耳。」

眾將用飯罷，飛虎起身，謝陳梧曰：「將軍若發好生惻隱之心，敢煩開關，以度蟻命。他日啣環，決不有負。」

陳梧帶笑，欠身而言曰：「末將知大王必往西岐，以投明主；他日若有會期，再圖報效。今具有魯酒一盃，莫負末將芹敬。大王勿疑，並無他意。」

黃飛虎曰：「將軍雅愛，念吾俱是武臣，被屈脫難，賢明自是見亮，既陳將軍設有盛愛，總不敢辭。」

陳梧忙傳令：「擺設酒席，奏樂。」

賓客交歡，不覺日已沉西，黃飛虎出席告辭：「承蒙雅賜，恩同太山。難臣若有寸進，決不忘今日之德。」

陳梧曰：「大王放心。末將知大王一路行來，未安枕席，鞍馬困倦，天色已晚，草榻一宵，明日早行，料無他意。」

飛虎自思：「雖是好意；但此處非可宿之地。」

又見黃明道：「長兄！陳將軍既有高情，明日去也無妨。」

黃飛虎只得勉強應承。陳梧大喜曰：「末將當得再陪幾盃。恐大王連日困勞，不敢加勸。大王且請暫歇，末將告退。明早再為勸酬。」

飛虎深謝，送陳梧出府，命家將把車輛推進府廊下，堆垛起來。家將掌上畫燭，眾人安歇去訖。都是一路上辛苦，跋涉勤勞，一個個酣睡如雷，各有鼻息之聲。

黃飛虎坐在殿上，思前想後，兜底上心，長吁一聲，歎曰：「天！我黃氏一門，七世商臣，豈知今日如此而做叛亡之客！我一點忠心，惟天可表！只是昏君欺滅臣妻，殊為痛恨，摔死吾妹，切骨傷心！老天呵！若是武王肯容納我等借兵，定伐無道！」

黃飛虎聽得譙樓一鼓，獨坐無聊，不覺又是二更催來，飛虎思想：「王府華麗，玩設書堂，錦堆繡閣，何等富貴，豈知今日置身無地。」又聽三更鼓打，心下一躁，急了一身香汗。忽聽丹墀下一陣風響，從丹墀下直旋到殿東來。

飛虎見了，毛骨聳然，驚得冷汗一身。那旋風開處，見一隻手伸出來，把燭光滅了。聽的有聲叫曰：「黃將軍，妾身並非妖魔，乃是你元配妻賈氏相隨至此。你眼前大災到了！目下烈焰來侵，快叫叔叔起來！將軍好看我三個無娘的孩兒。速起來！我去矣！」

飛虎猛然驚覺，那燈光依舊復明。飛虎拍案大叫：「快起來！也起來！」只見黃明、周紀等，正在濃睡之間，聽得喊聲，慌忙爬起，問道：「長兄為何大叫？」飛虎把滅燈聽賈氏之言說了一遍。

飛彪曰：「寧可信有，不可信無。」

黃明走至大門前開門時，其門倒鎖。黃明說：「不好了！」龍環、吳謙用斧劈開，只見府前堆積柴薪，渾似柴籬塞擠。龍環、周紀急喚眾家將，將車輛推出。眾將上馬，方纔出得府來，只見陳梧領眾將持火把，蜂擁而至，一卻來遲了些兒。

探馬報請陳梧曰：「黃家眾將出了府門，車輛在外。」

陳梧大怒，叫眾將曰：「來遲了，快縱馬向前！」

黃飛虎曰：「陳梧，你昨日高情成為流水，我與你何怨何讎，行此不仁？」

陳梧知計已破，大罵曰：「反賊！實指望斬草除根，絕你黃氏一脈。孰知你狡猾之徒，終多苟且。雖然如此，諒你也難出地網天羅！」縱馬搖鎗，來取黃明。

黃明手中斧對面交還，夜裏交兵，兩家混戰。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，舉鎗也來戰陳梧。陳梧招架刀斧，抵擋鎗戟。黃飛虎戰不數合，大怒，吼一聲，穿心過，把陳梧挑於馬下。眾將只殺得關內人叫苦，驚天動地，鬼哭神愁。彼時斬栓落鎖，殺出穿雲關。

天色已明，打點往界牌關來。黃明在馬上曰：「再也不須殺了。前關乃是太老爺鎮守的，乃是自家人。」忙催車輛緊行，有八十餘里，看看行至離關不遠。

卻說界牌關黃滾乃是黃飛虎父親，鎮守此關。聞報長子飛虎反了朝歌，一路上殺了守關總兵。黃滾心下懊惱。探事軍報來：「大老爺，同二爺三爺來了。」

黃滾急傳令：「把人馬發三千，布成陣勢；將囚車十輛，把這反賊總擎解朝歌！」